

盐阜地区的傩文化

邓小秋

(江苏省淮剧团,江苏 盐城 224002)

摘要:傩文化,源于原始的宗教民俗活动——上古祭神娱神的巫覡活动的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。傩祭活动由巫师主持,内容多为迎神娱神,形式多为装扮迎神的歌舞,由此发展为盐阜地区的“香火戏”和“童子戏”,进而演变为遍布城乡的“做会”大型祭祀活动“念忭”。“念忭”中“祭神诛鬼”的内容和说唱表演的形式逐步发展为具有盐阜地域特色的“香火戏”,这便是今日名闻遐迩的盐阜地方戏剧“淮剧”的前身。

关键词:盐阜地区;傩文化;发展;研究

中图分类号:K290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8-5092(2009)01-0007-06

流行于中国各地民间的傩文化,源于原始的宗教民俗活动——图腾仪式,至少在商周时期已通行全国。傩文化,是宗教文化、民俗文化、艺术文化与戏曲文化的一种特殊的结合体。它的社会生活容量极大,思想内涵非常复杂,生命力也极为顽强。几千年来,它活跃于中国各地的民间生活之中,充满了民俗意识、巫术意识、生命意识与人生意识。对于社会上各个阶层民众的思想意识的影响都极为深远、广泛。对于戏剧发生学、民俗学、宗教学、人类学、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亦都产生了巨大的魅力。

盐阜地区的傩文化,是上古巫覡活动在当地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。同样亦是源远流长,影响深远。在此,对它的发展沿革、表现形态及对当地戏剧形成的影响,试作初步探索。

一、傩·巫与香火·童子

傩源自上古的巫覡活动,早在殷商时期,便已盛行。殷人将它作为一种祭祀仪式,于宫室内驱除疫气。宋《太平御览》郑玄注为:“谓时惟索室驱疫,逐强鬼也”。

傩盛于殷,古礼一年举行三次。除了春、秋两季以外,在十二月腊时行礼,称为“大傩”。《礼记外传》称:“大傩者,贵贱至于邑里皆得驱疫”,是举国城乡百姓一起参与的盛大祭祀活动。

傩祭仪式,需要有专职人士司其事。这种专职人士,便是巫师。最早的巫师,称为“方相氏”。《周礼·夏官》称:“方相氏,狂夫四人”,“执戈扬盾,帅百隶而时傩,以索室驱疫”。

巫师,是一种总称。男女称呼有别。《国语·楚语》中明确指出:“在男曰巫,在女曰巫”。但是在民间,一般则不分男女,皆称为巫。如男的叫巫师,女的叫巫婆。

巫在殷商时代,代表神权,权力驾于国王之上。至周代则逐渐分化发展。一部分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地位,一部分则逐渐瓦解而流于民间,演变成以宣传迷信为职业的巫师。他们广泛流布,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傩文化。

春秋战国时代。巫风最盛的是楚国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称:“楚人信鬼,重淫祠”,当时楚地敬神的“巫舞”与驱鬼的“傩舞”,在诗人屈原的《九歌》中,曾有着出色的描绘;人们愉快地扬槌击鼓,“扬枹兮拊鼓”;然后竽、瑟伴奏,放声大唱,“陈竽瑟兮浩倡”。音乐声中,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巫登场,“灵偃蹇兮姱服,芳菲菲兮满堂”;他们轻歌曼舞,祭祀诸神。祭礼完成,再在激越的鼓声中尽情舞蹈,“成礼兮会鼓,传芭兮代舞……”。

位于黄海之滨的盐阜地区,自古襟淮抱海,春秋时,属于楚国的领地。其民俗风情,自然也深受楚人信巫的影响。盐城,从汉武帝建盐渎县起,距

收稿日期:2008-06-12

作者简介:邓小秋(1937-),男,江苏东台人,一级编剧,研究方向:戏剧创作及淮剧史研究。

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。在这二千多年中,虽说盐业大兴,日渐繁华。但毕竟偏处一隅,交通闭塞。再加上水旱灾害频仍,战乱破坏惨重。人们对这些天灾人祸的由来还不能理解。因此,宗教迷信就长期占领人们的思想意识,巫觋活动也相当活跃。尤其是在广大的乡镇地区,雉文化在人们的意识形态、思想信仰与日常生活、文娱活动中,始终占着主导地位。直至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,盐阜农村的“童子”做会与“香火戏”等活动,尚未完全绝迹。

所谓“香火”,便是一种巫雉活动。仪征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载:“土俗极雉俗之盛,土人散发赤足,雉在平时谓之香火”。由此可见,“香火”就是古雉的一种,做“香火”,也就是驱疫逐鬼的雉祭活动。后来,分化为“香火会”与“香火戏”两种形式。其参加者,被称为“童子”。所以,“香火会”又叫“童子”做会;“香火戏”,又称“童子戏”。

所谓“童子”,便是在雉祭活动中主持仪式,参与其事的“巫师”。在商、周时期,称为“方相氏”。后来,在江淮地区则称为“童子”(或“侗子”、“童子”)。关于其来历,各地说法不一。

刘浪、缪依杭在《侗子戏》文中载:“巫觋专事降魔、驱鬼活动,至唐朝巫觋到宫中驱鬼有功,唐明皇始奉巫门为正道,‘侗子’乃盛行一时。‘侗子’系巫觋之子,因在宫驱鬼,唐明皇加封而得名,此后巫觋专称‘侗子’。”^[1]

而据陆行奕《江淮‘童子’与‘童子戏’初探》一文,盐阜地区的“童子”则另有一说:“传说东周列国时,有个叫阳虎的,企图侮辱寡妇方氏秀董,方为自卫,脱去上衣装疯,这样吓退了阳虎。事后方氏感到守寡多年,如今受到这般凌辱而自缢身死。过后楚襄王宫中闹鬼,某臣误闻方氏善操巫术,即欲将方氏邀进宫中打扫,以逐厉鬼。然方氏已不在人间,后即由其侄方元延乔装改扮其婶母模样进宫代之,元珽年幼,故称‘童子’。这就是‘童子’称谓及‘童子’在做会时赤膊着裙的由来”^[2]。

关于“童子”的来历,还有其它的说法。如有说是李靖的后代,有说是唐朝名臣魏征之子魏九郎是他们的祖师爷,等等。但是,看来还是盐阜地区“童子”的传说,最接近原始真实,传说中的寡妇“方氏”,与殷周时期的巫师之称“方相氏”,仅为一字之差,其传说很可能是据“方相氏”之名附会而成。可见,“童子”一直承认自己是巫觋的后

代,自然,其历史应该上溯至殷、周时代。

至于,后来“童子”为什么称为“童子”?恐怕因为一是“僮”为僮仆之通称,含有为他人服务的意思;二是参与雉祭活动的巫觋,从小到大,代代相传,老巫们称为“童子”,似乎不甚相宜,因而改称为“童子”吧?

盐阜地区因为受楚地信巫的影响,“童子”活动一直非常盛行,据说在隋唐时便形成气候。其文字记载始见于史志的,是建湖县的《恒济社志》。据载,明代名臣海瑞,生前办过许多河务,治水业绩,传诵民间,死后被玉皇封为东海的神灵,谥号“海刚峰”。过去,每年夏秋之交的雨水季节,海船主都要请“童子”到船上做会,以保证安全航行。而海匪的船只每年也做会,但会后便将“童子”杀死,取下头颅祭神,这叫“还人头愿”。清乾隆五十二年(1787),恒济地区小袁庄的“童子”胡仁,被海匪请去做会。会后,胡仁背起“海刚峰”神像,跳入海中,一股旋风(“海港风”)刮来,将胡仁刮出很远,居然脱险逃走。从此,该地区庄庄都供奉“海刚峰”的神像,尊称为“大刚老爷”。每年除夕晚上,都要抬“大刚老爷”出会,以表敬谢之意。

二、雉祭活动与“童子”做会

雉,随着时代的变迁,也在不断的变革与改制。在古雉的历史上,就有从母系氏族时代的“原始雉”,到文明社会初期的夏、商、周的“三代雉”。从初建封建地主制度的“秦汉雉”,到封建制度相当巩固的“宋雉”等几次重大的转折。

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,社会经济、政治、宗教及文化艺术等方面,都发生深刻的变化,其礼制必然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。

古时的雉祭活动,一般都是在皇宫的宫室里举行,称为“宫雉”。《礼记外传》载:方相氏“率领群隶,驱索疠疫之气于宫室之中”。这便点明了活动地点是在“宫室之中”^[3]。只有在腊月行“大雉”礼时,才举国城乡一起参加。

当时,雉祭活动的场面也很盛大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载:“先腊一日大雉,谓之逐疫。其仪:选小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,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侏子,皆赤帻、皂制、执大鼗”^[4]。

在雉祭活动中,“方相氏”都要戴假面,作勇武之态,以逐厉鬼。雉中击鼓,则是商雉制。巫者敲击土制乐器,以壮声势。相向而舞,随口而唱。

载歌载舞,驱索疫气。东汉卫宏在《汉旧仪》记:“方相帅百隶及童”以桃弧、棘矢、土鼓,鼓且射之,以赤丸五谷播洒之。”既有桃弧、棘矢,射击厉鬼。又有赤豆、五谷,四方播洒。文武兼备,软硬兼施,可谓恩威有加。

自秦傩、西汉傩之后,傩祭活动中娱人的成份不断扩大,戏化的趋势也节节上升。其中,参与的巫师及其徒众“侏子”的人数也愈来愈多。从东汉的“方相·十二兽·百二十侏子”、北齐的“方相·十二兽·二百四十侏子”,到隋的“方相·二百四十侏子·十二问事”、唐的“方相·五百侏子·十二执事”,一直发展到宋朝宫廷在傩祭时,竟有一千侏子参与活动,声势浩大,场面空前。

傩祭活动,随着社会的发展,经过不断的发展,已逐渐从皇室的“宫傩”,推广到民间的城市乡镇。“傩在平时谓之香火。”从此,民间的“香火会”不断地繁盛起来。过去,在盐阜地区的广大乡镇,几乎到处都能遇到“侏子”做会,成年累月,绵延不绝。

“香火会”的普及,与盐阜民间信鬼重巫有关。巫教,是中国最原始的宗教,秦朝之前,在政治生活中很有影响。秦朝之后,虽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有所下降,但它始终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之一。尤其在下层乡民中,其信奉者更多。它不像儒、释、道教那样,有等级森严的神祇谱系。而是认为每一物都有其主,都有其神。所以,无论天地山川、鸟兽鱼虫,还是花木五谷、家屋厕所,它们都有神主宰,都必须祈攘,都必须祭祀,以驱邪逐疫、消凶纳吉。因此,无论是那个行业、帮会,无论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,都可以祭祀、驱鬼,都可以请神做会。像青苗会、牛栏会、还福会、喜乐会、安土会、长生会、求雨会等等,名目众多。多少年来,“侏子”做会活动极为频繁,成为盐阜城乡民众必不可少的重要生活内容。尤其是在闭塞的农村中,农民们的文化历史知识,几乎都由此而来。因而,“香火会”成为当地人民最有影响的一种文化活动。

据《中国曲艺志·江苏卷·盐城分卷》所载,盐阜地区农村的做会,主要有以下几种:

一、嘉苗会——农村里,栽下秧苗,农民盼望当年有个好收成,便请“侏子”做会。一般是一至三人做会,时间一天。

二、收场会——秋季,稻谷收割上场,粮谷进仓,农民们觉得今年的收成还不错,于是大家就自

愿组织起来,共同请“侏子”做会敬神,以感谢神灵保佑五谷丰收。一般是一至三人做会,时间为一天。

三、火星会——警策各家各户时刻注意火烛,敬请神灵保佑本地不发生火灾。此会只一人做,时间一天。

四、痘神会——为了祈求小孩在出痧、麻、痘疹时平安无事,而请“侏子”做会。一般一人做会,时间一天。

五、过关会——小孩有了头疼发热,家长为求得自家孩子的疾病早日痊愈,平安成长,求神许愿。之后,遂请“侏子”来家了愿,保佑孩子“过关”。“关”有“喜关”、“长关”、“龙关”等,女孩则有“风关”、“翠关”、“巧关”等。一般是一人做会,时间半天。

六、财神会——农历正月,“帮船”队三、五十只聚集一起,请“侏子”做会。既是对过去一年生意兴隆向神灵表示谢意,又是请神灵保佑新的一年生意更加兴隆,财源大增。这种会规模可大可小,一般是由五至七人做,时间三天。

七、保状会——家中有人生病,病势较重且久病不愈,则请左邻右舍年长者若干人,将名字写在一特定的纸上(最后一位必须姓刘,取“留”谐音,意即“留住”),写成“保状”,由做会的“侏子”通过一定的方式烧掉,意思是由这些人向神灵担保,将病人的命“保”下来。此后,病家还必须再请“侏子”来还愿。还愿分“喜愿”与“苦愿”两种。病人的病好了,就还“喜愿”,用整猪敬谢神灵,比较隆重热烈。一般有三至五个“侏子”,要热闹三至五天。如果病人死了,就还“苦愿”,仪式就比较简单,由一至二人做,时间一晚。

八、安宅会——农民在砌屋时,为求平安而举行的仪式,当新屋盖到屋脊中间最后一片瓦时,由“侏子”在新屋内四角各挖一小坑,放入馒头糕;又在屋中央挖一小坑,放入公鸡头。此会由二至三人做,时间一天。

九、七官会——此会专为水上的放鸭船做的,以求人畜平安,生意兴旺。一般由四至五人做,时间一天。

十、家谱会——以族谱为系统的会,几个分支家庭每年轮流请会,其目的是一保人口平安,二振同族威风。此会一般由五至七人做,时间三天。

十一、各种“帮会”——是什么帮,就做什么会。如“乞丐会”,由乞丐头子为首做会。在何地

做,所有的乞丐就在何地吃。一张柴席铺地,乞丐们席地而坐。一席一桌,秩序井然,气氛热烈。此会由七至八人做,时间三天。

十二、水平会——这是每年的农历初二,在建湖县北左庄(现属钟庄乡)举行的大型集会,这是预测当年水旱灾害与年景好坏的传统聚会,已有数百年的历史。每年会期,轰动整个盐阜地区,连东海边的民众都赶来看会。会场上人山人海,水泄不通,影响极大。此会也是“童子”们应约赶到一起的竞技大会,时间十天左右^[5]。

自然,在盐阜地区,“童子”所做的会,远不止这几种。诸如豆腐店做“雷公老爷会”,木匠做“鲁班会”等等。总之,无论什么行业,无论什么名目,都可以做会。有的一家独办,有的几户联办,也有整村、整乡包下办的。越搞规模越大,越搞名堂越多。后来,这种做会活动,成为农民日常消遣的娱乐生活。只要旗杆一竖,百脚幡子一挂,远近群众就都知道是做会了。于是男女老小,都来赶会。有的还出“会份子”,凑凑席位。有的自带口粮,吃住在会。

职业性的“童子”,都有其固定的活动范围。他们按地段划“方”办事,每个“童子”都有自己的“方”,叫做“门方”。在此之内,非方主约请,其它“童子”不得进来做会。每个“童子”的“方”,大小不等,以管辖土地庙的多少计算。土地庙在旧社会可以互相典卖,“童子”拥有的土地庙越多,他的地方就越大。不拥有土地庙的“童子”,必须受有“方”的“童子”的约请或允许,方可入“方”,他们被称为“客士”。

清末民初,盐阜一带拥有“门方”较大的“童子”,主要有石、吕、赵、丁等数十家。其中石、吕两家,更是代代相传,影响较大。据石童子后人石堰、吕童子八代孙吕其谦的介绍,他们上代人做会的水平很高。尤其是“念忏”的水平,今人已难达到。其说唱神采奕奕,听众为之倾倒。常常连着说唱几天,听的人都不愿离开。甚至会期做完,还要挽留他们再唱十天半月,方始尽兴。

“童子”做会,都有固定的仪式。一般是请来“童子”,先在屋内张榜,再在门外扬幡。然后供神、写表。布置完毕,便“开坛”发表请神,这时要点烛、燃香,斟酒、摆菜,供奉猪头三牲。在这些法事中,唱忏礼拜,击鼓起舞。以至索室驱疫,逐邪埋祟,一如古雩祭的礼制。待到做会结束,送神结坛,将做会时所写的各种牌子、符咒等物全部烧

掉,撤除神幛,方始完毕。有时,还要做一堂“安神”法事,以恐惊其祖先,安抚家神。

在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祭祀仪式中,有着很多说唱、表演成份。如“童子”念忏、击鼓坐唱、驱鬼“砍刀”、做“踩门八字”等关目。另外还有一些民间舞蹈与杂技表演,如“青苗会”要翻四、五张桌子,“求雨会”要卧“刀山”,“火神会”要舞火流星、穿火圈,“安土会”要滚石碾子,其它还有抓火链、走铁索、爬高杆、三上吊等惊险表演。实际上,“童子”做会已逐渐成为农村中一种吸引民众的娱乐活动了。

三、念忏文与香火戏

“香火”神会,在祭祀活动中,有着“送表”、“请神”等种种“关目”。做好这些关目,最后,便是“童子”念忏文。

所谓“念忏”,相传是唐太宗请魏征的儿子魏九郎上天请神,金殿里设下神坛,燃烧香烛,昼夜不熄。为了确保神坛安全,需要有人照应火烛,便安排了看香火的童子。因为请神过程较长,看香火的人常常十分疲劳,特别是在夜间,更觉寂寞无聊,便随口哼些小曲小调,调剂精神。而神坛气氛十分庄严肃穆,容不得半点邪恶之念。因此,他们所唱的内容,都是一些忏悔罪过、消灾降福的劝世文。这些曲文也叫“忏文”。此即“念忏”的来历。

“童子”念忏,主要的伴奏乐器是锣鼓。有时加上碰铃。故而“童子”都会打击乐,而且能打出各种快慢不同的节奏,以烘托说唱的气氛。优秀的“童子”,念忏的功夫非常出色,艺术性很高。每当做会时,就会拿出看家绝活,为的使下次做会有人来请。如果忏文念得不好,人家就会另请“童子”。久而久之,“香火”神会的各项活动逐渐成为陪衬,“念忏”却越来越为人所重视,成为“童子”做会的重点节目了。

“童子”所念的忏文,主要都取材于《封神榜》、《二十四孝》等作品。其中比较突出的书目有:《赵颜子借寿》、《北极真武帝》、《魏九郎借马》、《观音忏》、《女娲庙进香》、《赵公明下山》、《贾夫人坠楼》、《哪吒闹海》、《冰冻岐山》、《郭臣埋儿》等。也有以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等作品为内容的,后来甚至还出现以当地的真人真事为题材所新编的忏文,如《李毓昌放粮》等。

“童子”念忏,说说唱唱,属于说唱文学的范畴。其唱腔大多来自本地的俗曲与民间小调。各

地“童子”的说唱水平并不一致,但总的色彩风格,都偏重悲凉凄清的一面。而且宗教色彩非常浓厚,很能感染听众的情绪。盐阜地区的“童子”,后来又吸收了“门谈词”的声腔,还掺杂了“老徽调”的某些曲牌,表现出高亢、嘹亮的特点。旋律看似平稳,却常有奇峰突起的变化。虽然曲调多用徽调式,有意加强江淮方言落音的稳定。但也常有羽调式、商调式的转换,使色彩具有另一种格调。乐句与乐句之间,常用鼓声间奏,从而形成一种适于叙事、富有韵味的腔调,俗称“童子腔”,又叫“香火调”。

“香火”做会,原是单纯的巫覡活动。后来为了提高听众的兴趣,“童子”们在“念忏”方面狠下功夫,增重份量。久而久之,人们的兴趣已将敬神驱鬼成为由头,而偏重于听“童子”唱忏文。随着时光的推移,人们对原始状态的祭祀仪式也逐渐失去兴趣,觉得缺少艺术享受的美感。于是,“童子”们不得不运用说唱及歌舞形式,演出各种神怪故事与民间传说,开始由“娱神”向“娱人”方向发展,逐渐衍变为具有戏曲形式的“香火戏”——这就是盐阜地区最早出现的一种地方戏。

盐阜地区的“香火戏”,是苏北“香火戏”的一个分支。在苏北,从南至北,都属一路。如南通的“通剧”、连云港的“海州童子戏”和扬州的“扬剧”、盐淮的“淮剧”,都与“香火戏”,有着深厚的渊源。

“香火戏”,在苏北地区的出现,估计有二百多年的历史。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:“群城花部,皆系土人,谓之本地乱弹,此土班也。至城外邵伯……人,自集成班,本地乱弹只行之禱祀,谓之火班”,这文中的“火班”当是“香火戏”的写照。

周贻白先生在《中国戏曲声腔三大源流》中,认为:“戏剧以乱弹名者,有扬州戏(一名香火戏)、江淮戏,皆就其本地之乱弹,而作其土音之演唱,而实为弋阳腔系统。”^[6]

在此文中,提到:“扬州戏(一名香火戏)”,而似乎将“江淮戏”划分开来。其实,“江淮戏”与“香火戏”也是一脉相承,有着极深的渊源。

《中国戏曲·曲艺辞典》中,载有“香火戏”的条目:“戏曲剧种。江苏北部农村中‘青苗’、‘火星’、‘牛栏’等会社都用香火酬神还愿,统称‘香火会’,所演出的戏都称‘香火戏’。最早均为业余演出,用大锣大鼓伴奏,风格粗犷,所以曾被称为‘大开口’。所演剧目系根据神书改编,有《魏

征斩龙》、《刘全进瓜》、《秦始皇赶山塞海》等。后来扬剧、淮剧成长发展,香火戏的剧目、表演、音乐均分别被吸收,成为其组成部分”^[7]。

文中明确指出:扬剧(扬州戏)与淮剧的成长发展,都是分别吸收了“香火戏”的剧目、表演、音乐等艺术成份的。可见,单独只将“扬州戏”称为“香火戏”,并不确切。自然,扬剧与淮剧虽然都是在“香火戏”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,但是,它们的发展道路却又各不相同。

扬剧,是在1935年,由演唱神书的“维扬大班”(香火戏)和演唱男女爱情的维扬文戏(花鼓戏)融合而成的。“维扬大班”就是民间香火会分化出来的“香火戏”,剧目大都来自神书、宝卷。又有“内坛戏”与“外坛戏”之分。“内坛戏”即指《秦始皇赶山塞海》等十部宗教色彩较浓厚的剧目,其它题材剧目均属“外坛戏”。因为伴奏用大锣大鼓,所以也称作“大开口。”“维扬文戏”起源于扬州花鼓戏。早年,扬州地区每年灯节都有花鼓表演,由小丑、小旦等脚色表演《磨豆腐》、《打花鼓》、《荡湖船》等节目,唱腔曲牌有“梳妆台”、“满江红”、“剪靛花”、“银纽丝”等一百多个,甚为丰富。因为仅用管弦乐伴奏,而不用大锣大鼓,所以也叫“小开口”。1935年起,“大开口”(香火戏)与“小开口”(花鼓戏)合班,融合而成为“扬州戏”,这就是扬剧的前身。

淮剧的形成,则另有渊源。从傩祭仪式发展起来的“香火戏”,一方面吸收沿门卖唱的“门谈词”艺人,一方面又和“里下河徽班”合作,三者之间,相互影响,相互渗透,从业者为了生活,有时做“童子”,有时唱徽戏,有时又唱“门谈词”,三者皆可,终于促使诞生了一个具有盐阜地方色彩的新的艺术品种——“三可子”戏。淮剧,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所以,淮剧的早期的形成阶段,大多数的艺人都是“童子”出身,唱过“香火戏”。如吕维翔、倪福康、骆步蟾、嵇佳芝、谢长钰、梁广友、陈为翰、颜玉卿、华良玉、徐寿保等,他们都经过“香火会”与“香火戏”的熏陶,参与过一些驱疫逐鬼的傩祭仪式,有着“请神”表演与“念忏”演唱的基本功夫。尤其是唱念忏文,需要有相当深厚的演唱技艺,才能够口齿清晰,抑扬顿挫,富有韵味,久唱不衰,以吸引听众。很多前辈艺人,由于有着“念忏”的扎实功底,因此在一些淮剧的唱工戏中,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,唱起来口词清楚,韵味醇厚。像嵇佳芝、梁广友、颜玉卿等

演唱《骂灯》等剧,台上只有一个角色,演员独自在台上,见什么唱什么,现编现唱,即兴发挥,有时候能够一个人唱上一个多小时,照样还能吸引观众,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,这便是他们当年做“童子”时唱忏文所打下的扎实基础。

另外,“香火”神会的忏文,内容比较丰富。后来,艺人们从一些叙事性的忏文中,选择情节比较曲折、富有戏剧性与趣味性的片断,搬上了“香火戏”舞台,经过不断创造、加工,从而成为常演的保留剧目。如淮剧传统剧目《九莲·十三英·七十二记》中有些剧目的内容便来自于忏文。1927年,前辈淮剧艺人陈为翰,还将“童子”念忏中关于关羽挂印封金的内容,编成淮剧《关公辞曹》,其内容、人物及有关情节、结构,均比其它剧种有所丰富,自成一格,独具特色,呈现出朴质本色的乡土风味。演出以后,轰动江淮剧坛,风靡一时。

千百年来,盐阜地区的傩文化,一直极大地影响着当地人民的思想意识、宗教信仰、日常生活与文化娱乐活动。至今,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有反映。由此可见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。

在广邈古老的中华大地上,巫傩文化多元并起,有分有合,一向流播在民间。它或明或暗,不绝如缕,始终浸润着华夏大地这片土壤。同时,也造就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。它是中华文化之源,也是中华文化之根。巫傩文化是流俗的,它与儒家“文以载道”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,多不见于史载。然而,它又根深蒂固、顽固不化,很难一下子消失。它的深远影响,在人民大众之中,潜移默化,代代相传,自觉与不自觉中影响着一代代人民的思想、信念、文化、生活,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与道德观念。因此,如何因民众娱乐的需要而摆脱宗教的桎梏,如何因文学的参与而增强其思想、伦理、道德的因素,是人们值得探研的课题。

在盐阜地区,傩祭活动的“香火”神会,它所包含的内容,后来已远远地超出了祭祀活动的自身,它已进入了民间迎神赛社的范畴。所有一切用来酬神的项目,从实际效果看,更多的是为了娱人。它同时也成为培育当地地方戏的温床,于是,苏北的“香火戏”也就应运而生。从上古的巫覡到后来的“香火戏”,一直延续到近代的淮剧,一脉相承。由此可见,盐阜地区傩文化有着何等强大的生命力!

参考文献:

- [1] 刘浪,廖一行. 侗子戏[J]. 中华戏曲,1986(4):34-35.
- [2] 陆行奕. 江淮“童子”与“童子戏”初探[J]. 艺术百家,1991(1):45-46.
- [3] [唐]成伯玟. 礼记外传[M]. 合肥:黄山书社,1982:76.
- [4] [南朝宋]范晔. 后汉书·礼仪志[M]. 北京:中国古籍出版社,1964:68-69.
- [5] 张铨. 中国戏曲志·江苏卷·盐城分卷[M]. 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1998:22.
- [6] 周贻白. 中国戏曲声腔三大源流[M]//周贻白戏剧论文集. 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1982:46.
- [7] 汤草元,陶雄. 中国戏曲·曲艺辞典[M]. 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1:78-79.

On Nuo Culture in Yanfu Areas

DENG Xiao-qi

(Jiangsu Province Huai Opera Troupe, Yancheng, Jiangsu, 224051)

Abstract: Nuo culture, originated from a religious folk - custom in Yanfu areas, a unique performing form taken by sorcerers in ancient festivals to exorcise the devil causing any plague, developed into a play concerning pray for blessings, then into an activity greeting the god to drive away the plague, at last into Huai opera, a local opera well - known in Yanfu areas.

Keywords: Yanfu areas; Nuo culture; develop; study

(责任编辑:李 军;校对:洪 林)